

往事如烟

wangshi ruyan

毛颖◎著

美貌少女童少男早年因父母受“文革”迫害下狱而受
牢狱之苦，性格中蕴涵着野性，少男与少女因不
一起长大。后由于搬家淡化了他们的早年，童少男被通
强暴，不仅身败名裂，且累及家人，不得不含羞远走
南方，终走向堕落。韩松历经几年寒窗之苦走入社会
之时，少男携妻身带财富及满心创痛忽然现身，然
终因得道不幸及绝望而自杀。韩松与童少男一生
痴心后悔恨交加。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302641

毛颖◎著

往事如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如烟/毛颖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7

ISBN 7-5039-2567-1

I. 往… II. 毛…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5570 号

往事如烟

著 者 毛 颖

责任编辑 蔡志翔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二月书坊 + 怀一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67-1/I·120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引子 / 1

大陆漂移和山口百惠 / 1

大陆漂移和山口百惠重逢的喜悦蒙上了莫名的困惑，童年的回忆和青春一同悄然而至……

陈歌 / 9

年少机缘，成就一对亲如姐妹的朋友。陈歌——绝对出众的女孩。

“升级” / 20

不“巧”的“巧遇”，零碎而晶莹的日子，年少的他们在不经意间“升级”。

让我们荡起双桨 / 31

金色的童年，金色的友情，让我们荡起双桨，一路驶向绚丽的明天。

致命冲动 / 38

同情引发连串灾祸，开局仅仅因为片刻的冲动，收场竟是非人的暴行。年轻的心坠入炼狱——致命冲动。

“别告诉他” / 50

“别告诉他……”——人生最早的无奈和隐瞒。他们都已再不是童年的自己了。

噩梦醒来了吗？ / 60

时光好像能让一切风平浪静，只剩下甜蜜的未来。可噩梦真的醒来了吗？

“……初恋的童年” / 70

欢快的歌曲竟引来泪水，莫非“初恋的童年”也有辛酸……在那个年龄，搬家同样也能改变生活的旋律。

少男 / 80

少男，能把自己带到方外天地的女孩，内心的躁动似乎永远不能停息。

那一年的冬天 / 93

初恋，在那一年的冬天破灭。为了站不住脚的理由，少男搬出了家，独自迎接冬的寒冷。

蒋妍 / 104

非人的痛苦遭遇让她始终煎熬在羞耻和自卑中。蒋妍，因美丽而不幸的女孩，过早走向了独立的人生。

苗健 / 115

他第一次看到了忧郁——她的忧郁。一定和那个叫“苗健”的男孩有关。他应该知道所有答案。

“第六感” / 128

她似乎遗失了所有的一切，陷入了莫须有的徘徊。年轻的身心其实并不能承受太多困惑……静夜里少女的对话，悄然牵

动着神秘的“第六感”。

梦的交界 / 139

世上没有“如果”。哪怕只是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也绝不可能留白生活。“梦的交界”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游过的。

“我找到她了” / 151

“我找到她了”——发自心灵的告白，似乎昭示着一切磨难
的终结，昭示着明亮的、皎洁的开端。

“就不告诉你！” / 162

那是个不知私藏了多少秘密的年岁——“就不告诉你！”

苏梅 / 176

苏梅，被卑鄙灵魂蒙蔽和衰淡了的女孩。新年凌晨的黑影
——悉数露出了本来面目。

初恋——多么甜蜜 / 187

细腻的温情，丝丝沁入心田，煽动着年少的渴望与大胆。
初恋——多么甜蜜，带着隐约的伤感和对未来的迷茫。

“我可没跟你逗着玩” / 200

生活总有不如意——“我可没跟你逗着玩”……莫名其妙的
威胁搅得火热的恋情顿生阴霾。

破碎 / 212

鲜血和失望导演了似乎命中注定的破碎。年少的梦幻被击
得七零八落，少女的贞洁在绝望中惨遭涂炭……

梦醒的悲凉 / 223

年轻的生命在继续，伴着凄楚的冷漠，带着梦醒的悲凉。
邪恶龌龊的灵魂撕碎了所有伪装，少女的裸体和屈辱惊曝于光天化日……

血淋淋的噩梦 / 234

以血还血的报复——血腥的暴力，罪者伏于私刑，沉醉于谎言的姑娘香消玉殒，原本的受害者家破人亡——血淋淋的噩梦，在肃杀的秋寒里重重落下帷幕。

围剿、对抗和逃跑 / 246

饱经磨难的她远走他乡，杳无音讯。剩下的人似乎渐渐回到正轨，根本没察觉无形的网正向失而复得的恋情扑来，年少的他们几乎无从应对。新的波折一触即发——围剿、对抗和逃跑。

永远的好朋友 / 258

事态在误会中愈演愈烈，所有的外力都在扯散他们，只有忠实的朋友尽着一切努力弥合迅速展开的裂痕——永远的好朋友，没有什么能真正拆散他们。

不再是梦 / 269

光阴荏苒，人生步入了新的阶段。幻象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淡去，终于离析了梦和现实。遥远的她徘徊于苦难和茫然。一切都已不再是梦。

好奇 / 281

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免会生出好奇：对流浪的好奇，对异性的好奇，对本不属于自己的一切的好奇。好奇能成就最伟大的业绩，也能铸成最苦涩的心碎。

梦的解析 / 292

似火的骄阳煽动着心的悸动，牵动起迷茫的疑虑。过去和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梦和现实到底谁更真实。或许，对梦的解析是人生感悟的前奏。

测谎游戏 / 302

偶然的遭遇搅乱了姑娘对于一个男孩子的整个情感；始料不及的邂逅引出莫名其妙的“测谎游戏”。一切都来得太突兀，太不可思议，容不得任何哪怕稍有理性的应对。

“爱不爱听我都得说” / 314

“爱不爱听我都得说……”学生时代在直面现实的话题几乎僵住的当口结束。他们来不及回味和怅惘所有的逝去，没心思再想得深远些。友情似乎失却了往日的浓烈，淡得人心里发慌。夕阳反射出的重金属光泽无意间惊扰了苍白的平静。

她是谁？ / 327

到底当真是造化奇迹，世上竟有如此相像的人，还是对面相逢不相认？又为了什么？她是谁？莫非漂泊远方的少男真的回来了？太多的问号让他不寒而栗。

“记得吗？”“记得……” / 341

她把她找回来了——往昔的密友，不忘的情义。“记得吗？”“记得……”一切都没有忘记，但一切又似都已远去。如花的少女被命运的凄然和不可知围困。

“桑朵” / 352

“桑朵”——饱含屈辱和伤痛的名字，成了她所有今天的象征。未来那么灰暗。惟有朋友的关爱，如春风拂揉了千疮百孔

的心灵，甚至悄然燃起一缕希望——让人兴奋的、让人羞涩的、朦胧的希望。

“这床是双人的” / 363

受伤的人太容易再受伤。小小的误会都会被敏感地体察。

“这床是双人的”，羞涩的暗示没得到回应……在她看来，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只留下了旧的新的伤痛。

最后一抹朝霞 / 375

少男走了，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悔恨，带着不绝的爱恋，永远地走了。陈歌也走了，去往遥远的异国，寻求新的希望。最后一抹朝霞淡出天际时，他的梦醒了。一切哀怨和美丽都被朝霞带走。只留下爱和回忆，随他一路前行……

编外章：直接跟读者说几句 / 384

引 子

1981年初冬，人人都抱着收音机度过晚餐后的时光。宋世雄大叔清脆流畅的声音把中国女排一步步送到了世界杯决赛。在出人意料的辉煌胜利和由此导致的全民“听球热”的感染下，刚满十二岁，自诩为睿智的史学家的小学生韩松也难以免俗，一发而不可收。上下五千年熏陶出的民族自豪感和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爱国情绪首次爆发。他聆听着伟大的最后胜利的消息，随着宋大叔轻微的哽咽落下泪来，放下收音机，和不明所以的弟弟冲出家门，在庆祝的鞭炮声和绚烂的烟花光芒中飞奔，一口气过了几个街区，直到疲劳压过兴奋。

五光十色中，他意外地又见到了少男……

大陆漂移和山口百惠

韩松和少男很早就认识，在韩松印象里至少可以追溯到刚背上书包的时候。他记得，那时候他们住得很近。

由于入学初期样样模糊和不在一个学校，他一直以为和少男

是同一年级，直到小学毕业才基本弄清当时教育体制的变革使自己成了最后一届“五年制”小学毕业生，而迟半年入学的他们则成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六年制的小学生。

最早的记忆是晴空万里、微寒初露的秋日。街头巷尾为庆祝国庆挂出的红旗还未及收藏，碧蓝的天空投放下金黄色艳丽的阳光，映着旗子们，给灰色的街巷抹上了淡淡的潮红。中午的风干爽柔和，放学的路队由出校门时的方阵规模变成了小分队。另一条道上走来类似的队伍。两队孩子泾渭分明，隔路相望，保持着相同的方向和速度。韩松歪头注视少男的小辫子。少男冲他挤眼，一瞟前面昂首自得的“队长”，做个鬼脸。一上午没人理的男孩立刻兴奋起来，手舞足蹈试图做出极具表现力的姿态作为回应，却被“队长”的断喝僵住。

而后极尴尬地草草收势。女孩的鬼脸相片似的印在脑子里。凭这也许能从逻辑上推断其实他们认识得还要早，但必须肯定那个鬼脸的的确是冲他一个人做的。他不能肯定，也实在找不出一点点更早的记忆。从那时算到今天，已经是四年多了。四年，对于十二岁的年龄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对于韩松，则不仅仅只是漫长。

一开始他并没认出那就是她。烟花映染的夜空变幻着青、红、紫、黄各种颜色，黑夜几乎插不进脚，鞭炮声压过了一切。人们不说话，汽车也不鸣笛。对于被压抑轻视了许久的古老民族来说，一次模拟的胜利也足以扬眉吐气。宋世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煽情演说更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号召力。中国女排的胜利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一次被全世界共同承认的可以到处张扬的胜利。这个胜利引来的热情回报甚至超过了已经过了几千次的大年。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深爱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所欠缺的也许仅仅是理智和恰当的方式。

那穿白毛衣的女孩在人群中格外耀眼。深黑的眸子和鲜艳的嘴唇在五光十色中闪烁着潮湿的晶莹，白嫩无瑕的瓜子脸和毛衣的高领接洽得圆润自然。毛衣是极个别大人才拥有的样式，而且它们肯定和“广交会”一类的什么有关。其实他是后来才认定那毛衣是白色的，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同样罕见的瘦腿裤子和更罕见（几乎没真的见过）的长筒皮靴勾勒出一对极修长的腿——骑“二八”自行车都绝对没问题。骑车时座子高低的纷扰使他养成了观察下肢长短的习惯。可这会儿，目光倒被粘在了毛衣上，具体地讲，是被粘在了女孩微微突起的前胸上。

前些日子无意从一本什么杂志上看见的关于乳房保健的文章把他弄得一头雾水，既而隐约发现了以往曾熟视无睹的关于人类的一个大秘密。他于是努力地去发现、印证，参照体先是妈妈、老师等妇女同志，后来惊觉自己一些同学竟也初露端倪。他为不能有机会一睹全貌而深感遗憾，一切观察结果并不能完全证明文章所述内容的真实性 and 科学性。眼前浮现的只是最最表面的现象，似乎有一点点说服力，但决不是全部，好像人们认知“大陆漂移”假说仅仅是因为美洲和非洲可以勉强拼在一起——他差不多已经可以自画出一幅很像的世界地图，却完全想象不出一对完整乳房的形象。这充分说明自己还有着太多的无知。可说到底这又与己何干？对真理进行印证的求知欲和对女性的特别关心反而引来过提防、厌恶的目光，好像她们怀里揣着的是什么无价之宝，稍有注意就大加排斥。有什么呀！女生最小气了！胸前的鼓包也许仅仅意味着她们将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女”并将不断“女”下去，把时间都用来照顾、看管她们或许百无一用的鼓包，而远离了生龙活虎的天地、知识和智慧。那篇文章是为了照顾情绪而捏造出来的屁话，禁不住推敲和印证。要不怎么那么多书里只有这一篇，比关于“大陆漂移”的还少。

那女孩在人群中蹦蹦跳跳，齐肩的黑发荡来荡去，手里不断窜出花样翻新的烟花。她的视线跟随着幻象，扬起尖尖的下巴，露出一段雪白的脖子，眼仁里映着千变万化的光。

记忆中的少男是个特别的女孩子。特别得他几乎忘了她其实是个女生。也许是四个哥哥且只有四个哥哥的家使她对男孩没有通常的那种隔阂和戒备吧。

那时候，她管前街路口配钥匙的华侨老太太叫“奶奶”，基本上跟“奶奶”一块儿过，她说她的名字是“奶奶”给起的，从没见过父母，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她好像说过不少自己的家事，不过他都没怎么注意听。相比之下，他更关注，也更喜欢她的不娇气，不爱哭和同甘共苦。也动不动就告状。听说在学校也从来不打小报告，并因此没被指派什么“干部”，真正的普通一兵，平易近人。

一年级的時候，她经常加入到男孩子们的假想战争游戏中来，并渐渐成了韩松一伙唯一的女生“死党”，同时也充当着男女生之间沟通、调停的纽带。也就是在那一阵，韩松知道了她姓董而不姓“少”，他仍旧习惯叫她“少男”。

一个瘦瘦的老太太深一脚浅一脚地分开人群，挪到近前拍女孩肩膀，女孩回头，随即偎进老人怀里，姿态很熟。刚刚离手窜出的烟花爆裂开来，形成左近一片中最亮的一团，老太太的面容清晰起来，正是被少男叫做“奶奶”的华侨老太太！那她就该是少男了！韩松脑子里忽然炸出一个闷响——她怎么跟奶奶一样高了？

眼前的光线变暗，温度升高，什么也看不见——他发现自己正往人堆里钻，弄不清是要藏起来还是想挤过去——是她吗？她好像也有鼓包儿，要是的话，那现在至少可以证实——她肯定是个女的。

女孩搀扶着奶奶挤出人群正朝这边来，他刚好擦肩而过。

“哎——韩松吧？”他停住，不由自主转回身。“真是哎——奶奶，看哪，韩松！”

“奶奶好！”

“你好！小韩松，还认识奶奶吗？一定认识的，还认识小小男吗？”

少男跟奶奶耳语了几句，老太太笑了，“那好，我先走了，记得早一点回去，不然他们又会来找……小韩松，再见了！”

“奶奶再见，少……少……”他还拿不准她究竟是不是少男，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再见”。

“找不着我了吧——我搬家了……离原先不远……走吧，带你认认门儿！”她拉他的手，他下意识缩了一下。

“怎么了？”女孩甩了甩头发盯住他，“不跟我好了……看什么呢？”

“鞋……”

“啊！”她得意地扬了扬腿，“好看吧，我爸从国外给我买的。”

“你爸？”

“噢，对了，你不知道——我爸回来了，还有我妈。我喜欢我爸，从来不说我……”

韩松跟着她走，听她讲父母怎么怎么回来的。她爸好像是个什么领导，他们家现在自己住一院儿，有个小阿姨，她爸老出国，回来就给她带好东西——巧克力、娃娃、漂亮衣服……奶奶已回原来西郊的大学教书，特惦记她，她想奶奶的时候就打个电话（家里有电话）叫她爸的司机去西郊接，特方便……

“到了，就这儿，进去玩会儿去——”

“这就是你爸的车？”

“对呀，走吧！”

“不进去了，你爸在家……”

“那怎么了，我爸可好了，你准喜欢他，走吧。”她又拉他的手，她的手很热。

“不——去——说不去就不去！”韩松猛地甩开她，脑子里热热的，不知怎么了特别生气，女排夺冠带来的兴奋顷刻间荡然无存。他退后，但没离开，被无名火烧着，气呼呼站在那儿跟女孩对峙。

“怎么了？”少男一脸惊诧，“怎么惹着你就发脾气。不去拉倒，不识好歹！”

“就不识好歹了怎么着！瞧你那样儿，穿得跟流氓似的，张口你爸闭口你爸……”他隐约觉出自己为什么忽然火了，但说不出来。

“我爸怎么了？有我爸什么事儿啊！不讲理！你才跟流氓似的呢！人说好些日子没见了，还拿你当好人了呢。讨厌！”

“你讨厌！”韩松愤愤撇下一句扭头跑开，心里命令自己不许回头。

“你就是——讨厌！！臭韩松，再也不理你了！”背后清脆的叫声在黑暗的胡同里回荡，清晰而高亢——她的声音比以前尖了。

韩松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丢了什么特别宝贵的，原以为会一直拥有的东西。少男，亲密的战友，忠诚的伙伴，居然成了一个胸前鼓出来的娇小姐！有一个有车有电话的爸爸。那座院子原先是一个单位，门很重，门口有石头门墩，他们偷偷进去过，院子里很大，很漂亮，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大人轰出来了。如今，那儿成了她的家！他恨那座院子，也觉得它高不可

攀，和自己拥挤不堪的家离得那么远。脚上的棉鞋，小屋子里常加夜班的爸爸及其破旧的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和离家半里地之遥的公用电话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那生活里有个叫少男的小女孩，拼命把他从蹲班生李文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把自己的玩具拿给他分享，接纳他在游戏中的耍赖，甘愿当他的“部下”，不爱告状，教他玩“跳房子”，甚至管他叫过“哥哥”，有着他希望而又没有的宽容、诚实和勇敢……白毛衣和漂亮皮靴裹着的雪糕似的女孩又是谁？少男去了哪里？没有了？变了？再不是她了！变得那么女气，那么爱吹嘘炫耀，那么讨厌！！这和自己把她忘了大有区别。这区别让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直到遇见舒扬。

舒扬是二年级时候在体校认识的，跟他同一年级，都穿着妈妈用旧衣服改成的棉坎肩，都觉得坎肩的花布面羞于见人。他们成了同盟军，彼此成了对方平生第一个以“哥们儿”称呼的朋友。他们从相反的方向来到体校，再从相反的方向回家，谁也没送过谁，却在短短的训练生涯中一起换衣服、一起咬牙、一起偷玩、一起挨罚，狼狈为奸形影不离，甚至认真盘算过怎么搬家能住得近点儿，怎么能转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

舒扬学习好，还没告别“双百”。但小韩松更羡慕他作业少，特别是还有一部分是专门免掉的。都是上体校，人家就能减作业，韩松心里萌生了最早的不平。后来就因为舒扬帮着写了几次作业，他被学校从体校召了回来，还挨了老师一顿好整。前后生了一场大病，以换班、转学收场。跟舒扬也自然就断了关系。再后来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同龄人的世界，和包括少男、舒扬在内的所有小伙伴失去了联系。倒是看了不少书，因此而自觉孤傲，甚至有一回见到舒扬也没理会，径自跑开了。不过这次，他没有跑开。至于为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直都说不清楚。

那是在少年宫门口。舒扬刚从乒乓球队选拔中被刷下来，

本来一脸霉气，哥儿俩照了面儿之后很快阴转晴。

“你丫上回怎么一溜烟跑了，真不够意思……刷下来了，倒霉！……没关系——还有下回呢！”

“上体校不好，多累呀！”

“少年宫又不是体校。”

“一样。”

“就跟你练过似的……”

他把球拍塞进书包，顺便让韩松看了一眼里面藏着的偷出来的十几个“双鱼”乒乓球。“四毛七一个呢！我妈一月才给我一块钱。”

“我连一块都没有。”一块和五毛的差距不大，舒扬的穿着也还跟自己差不多。想起当初的花坎肩，韩松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子暖流——还是哥们儿好！

他骑车带舒扬街上逛了一圈儿，后来被警察拦住，马路边罚站了半个钟头，聊了个热火朝天，把舒扬积攒的马赛克看了个遍。

“我们班有一女生跟中学生交朋友，成流氓了，我妈说这叫‘早恋’，恋爱的恋。”

“女生事儿多，特没劲。”

“可不！还仗着力气大个儿大打人呢。我们班那早恋的就是，可狂了，打人，后来人叫人打她，她又叫那帮中学生来打人家，手特黑！”

“‘手特黑’？怎么讲？”

“嗨，就是打人特疼特狠呗……”

……

“知道山口百惠吗？”

“听说过，不就是……不知道。”